

集部

繼志齋集卷三

明　王紳　撰

五言古體詩

送王元釆大尹之漢陽

闕

皇崇孝理立愛方自躬聞之重垂憫仲恩全至公精誠

帝心格孝悌神明通作詩紀其實庶以昭無窮。

和韋蘇州韻送潘德因

客行有程期持觴不復待引領望天台解維發淮海杳
杳雲樹蒼悠悠歲時改願子勿遲留高堂華髮在

送劉虞歸省

扁舟乘天風冉冉衝烟霧朝坐龍江發夕向牛渚去壯
遊屬明時故人渺何處高堂鶴髮新遲子慰衰暮

送王仲修

念子遠行邁匆匆不復住短檝蕩風濤孤帆眇烟樹行

色波上鷗歸思風中絮矯首感深恩成都在何處

會友軒為朱顯忠千户作

投戈幸無事盛時多宴閒軒居謝塵俗下榻延儒冠日夕衆賔集剪燭春夜闌知己摠雲萍同臭紛芝蘭人生貴有適油油足清歡但得簪常盍肯使樽中乾倉庚鳴牖外白鷗泛波間文頤玩羣動相期盟歲寒

送吕貴行還會稽

平生栖遯志逍遥聊自足胡為中年來馳驅遍原陸王

事亦靡盬青春去不復衰病忽已侵詰闕陳衷曲有詔許歸休翩然返初服三逕迹未荒一身計堪卜田園成日涉桑麻長新綠藹藹遠塵紛忻忻遇童僕春雨膏石田秋風被茅屋林塘足佳趣何須羨盤谷

贈紫陽周羽士

我家在金華居近赤松側赤松有山人云是蓬壺客服食惟紫霞叱咤起白石至今千載下在在存遺迹春暮桃源深天空海雲碧幾欲叩其門奈此塵凡隔飄颻紫

陽生靈臺湛虛寂彈指驚鬼神妙用麾霹靂滄洲與赤城乘鸞恣遊適真侶會因逢煩君致吾臆

兹蒙聖恩追録先德當贈誥涣頒之日適余生初度之辰悲喜交中輒形咏嘆是用録呈同志共作榮觀

弱齡志家學黽勉事討論顯揚恨無術惻惻長抱辛令歲倏四十劬勞在兹辰寵光適下賁沛及没與存易名錫美謚贈誥頒紫宸片言重山嶽卓彼雲漢文悲喜集

中懐慶慰来上賔匪徒事夸耀大節從此伸鞠躬謝蒼旻何以酬明恩君親兩毋忘不負六尺身

書林萬卷樓爲張旻作

結繩治已遠人文日漸開素王重垂教六籍森昭回後来厄嬴運一旦成刼灰百家乘時起衆説相喧豗汗青不足紀浩浩山岳堆紛焉眩人目長短誰能裁張生紹家學結屋崇川隈牙籤列萬卷大貝駢瓊瑰唐虞世斯在周孔道盡該繙閲得妙理培養成令材石渠終寂寞

鄰侯安在哉茲樓幸無恙擬作書林魁

題李氏歸盤谷卷

清江李氏子遐栖蹈髙躅蕭散類輞川幽深若盤谷榮華絶外慕漁樵聊自足終此繼家聲其樂矢弗告

杏林生意為王克讓作

南州春候早陽和被羣植灼彼林中杏芳妍貴嘉色爛曉霞舒可與桃源敵王生抱奇才存心樹陰德疲癃藉旋斡回生詎千億種此訓深恩歲久日復益神功馴

猛獸雅趣慕仙客持是濟利心何時出醫國

送張磐石尹通海十二解

昔在涒灘歲應聘入西蜀六年坐臯比取友日滋足一解

雲萍固無限膠漆終難尋髙山流水操犖犖稀知音二解

臨邛有佳士皓首富經史一見雙眼青忘年等兄弟三解

論心濯錦江握手浣花溪詩篇與酒斝過從不計時四解

虛名忽上達辟書自天至遥遥惜别情洒洒傷離淚五解

竭來蒙國恩備員居成均强顔縉紳後鞠明仍究曛六解

子時攬時事抱策獻閶闔廷議方見從謂可即施設七解

朝家重民寄守令須老成滇南固云遠郎官職匪輕八解

浩歌金陵市慷慨成激烈念舊詎能忘把袂不忍别九解

停雲覆鍾阜商飆鳴鳳臺居人感羣物壯士有遠懷十解

要荒囿幅員羌僰同赤子恩信隨所施撫摩先愷悌十一解

移栽巴東柏旋植河陽花往軌幸可踵秦越方一家十二解

處静軒為饒季明賦

太虛屏蒙翳森然羅萬象澄淵能鑑物妍媸如在掌倏
焉遘風雲對面成惝怳靈臺本熙熙徼妙復虛敞明與
日月同量比天地廣情欲或來牵居然蔽塵網伊人事
清修飄飄脫羈鞅恬淡百慮消端居志瀟爽每憐牛山
木戕伐無時長力探作聖功處靜以自養懐哉太極翁
千載絕遺響茲軒著嘉名勞我重嗟賞

一樂堂為徐奇上舍賦

世間有一樂富貴非所論紛華及盛麗寧復過大倫椿

萱秀遲暮棠棣明陽春熙臺淨無滓盎然和氣臻此事衆所慕欲求渺無因美哉徐氏子獨爾鍾其門鶴髮被台背高堂具二親丹桂聨清芳籍籍難弟昆春酒介眉壽塤篪奏南薰怡然大塊中煦煦全天真

送方玄璞還天台

商飈動秦淮木落天雨霜相見即相别歸興何倉皇謂言有慈母星星在高堂定省久已曠手把連環將晨興戒行李趣上江上航片帆入烟霧指日過錢塘天子急

求賢夢寐思才良宸衷期上格賚弼自彼蒼旁求藉形像精藝終難藏行當應丹詔載筆趨明光

寄養拙

皇風布清穆四海臻泰和故家有喬木生意鍾近柯朝擢藝苑秀暮涉文淵波六籍既淹貫百氏仍爬羅涵蓄渺無涯蜚聲應鳴珂超然謝榮名端居閱羲娥處靜恒自足樂道匪有他由來重交誼許我常相過明月照長干懷人發浩歌幾回清夜闌夢繞秦淮河

送萬載主簿舒懷慶

嚴冬十一月木落天雨霜有客捧除書遠道之宜陽青年富文學鼓篋居上庠蜚聲邁羣英犖犖錐處囊一官職勾稽枳棘栖鳳凰行遠必自邇出奇無循常古來賢達士耿耿勲名芳上致君主聖下使斯民康勗哉崇令德冀爾光吾鄉

十一月二十夜夢子嚴外兄己卯歲

自慚孤陋資落落素少偶緬懷骨肉親惟此知心友鬰

童穉師資相期同白首論情漆在膠談道杵投臼死生成契闊意氣竟誰負今夕復何夕重把平生手悲喜形笑談涕泗被唇口始欣情思真稍悟永訣久蕉鹿既莫憑鏨舟去難守招蒐覔巫陽孤月在鍾阜

送袁景先歸老還鄉

十載服官箴猝蹤等浮雲勲名雖未就歲月不待人斅歷遍繁冗白髮生苦辛上疏乞骸骨詔許歸故園鵬程邈難到鷗盟良可馴歸歟尋舊隱超然離塵紛龍江歲

華晏驛道梅花新湖山舊風月遲子来相親

謁卞將軍墓

忠孝實大節一門全者稀桓桓卞將軍父子兼有之伊昔晉祚衰狂猘縱横馳秉國既非人清談了無施臺城一失守生民墜塗泥九廟震戎馬坐覩綱常夷將軍舊忠勇恙力舉義旗揮戈指逆賊捐軀竟難支彼惟眕與盱赴難甘於飴親既為國死誓以身相隨哀哉賢父子至行全民彝邇來千餘年荒墳屹纍纍我行訪遺事徘

徊治亭西英風撼穿木烈節昭穹碑九原不可作再拜雙淚滋世事幾更代令名日月垂因之感予懷吾將以為師

題白蓮花圖

澄澄碧波中皎皎白玉蕊貞姿妬寒梅瑩潔絶纎滓懐哉太極翁愛之比君子披圖起遐思吾將蹈眞軌

詠逸民六首

唐虞世已遠邈焉逮衰殷戡黎啟周業大統集厥勲壹

漿來士女四海望陶甄如何首陽下獨有窮餓民采采
山中薇大義將焉陳頹波不可挽卓行誰與倫隘雖聖
不由求仁斯得仁
西郊獲奇獸魯史終筆削列國事紛爭士習縱横學卓
彼魯仲連沖懷隘寥廓緩頰秦師退立談聊城拔奇功
不日收世議酬高爵孰知斯人志飄飄在丘壑翱翔東
海上遺蹤散冥漠千載仰高風於焉可敦薄
嬴政逞凶毒椓喪綱與常志士共扼腕疾走奔四方赫

赫隆準公基漢由三章奈何好慢士溺冠裂其裳商山四老翁髮皓雙眉厖非因國本重安能趨帝傍奇哉子房策既以用其良一言回主意期期媿周昌

聖門三千徒一一皆佳士時君問其賢獨屬屢空子仰鑽及瞻忽駸駸殊未止惜哉天喪予一慟回也死游目秦漢間舉世難與比孰知千載下迺有牛醫嗣汪汪千頃陂渺漫無涯涘不見鄙吝生德馨照青史

世人膠外紛得失互相戰富貴衆所欲孰肯居貧賤龐

公沮溺徒卓卓有高見深畊隱鹿門素無功名顧安危本殊途妻子匪不戀刺史弗深知致詞徒繾綣高人有遠情塵俗莫能累形迹苟相忘飄飄自遺世吁嗟晉室衰士習薄名義淵明千載賢獨爾抱深嗜仰觀世運移俯嘆川流逝怡顏藉庭柯折腰愧時吏茫茫大化中此身本如寄持此何所之酒中有深味

送童景庸還天台

鸑鷟出丹穴瑶璵産崑崙古来才俊士多毓賢者門侯

城方夫子學貫天與人立言翼往聖行道輔明君遂令
天下士延頸望陶甄美人秉髙志質性温且淳蚤立程
門雪摛辭謌春雲籍湜踵昌黎董薛紹河汾願言勇努
力期爾繼斯文

長洲陸節婦詩

修短歸大化孰能究斯理嗟哉我良人盛年委流水鏡
缺無復完璧玼終致毀既乖偕老願詎忍不即死素帷
暗空閨青燈照孤寐欲鞠膝下兒免作若敖鬼兒身幸

已成叨恩宰百里諒彼九京人瞑目黄泉裏共姜秉高節柏舟以自矢陸母何獨賢千載蹈貞軌

題朱仲志師古堂

冥趨每多躓妄作譏無徵君子戒自用牆面何由行典謨垂聖訓墳史昭日星閲之理未至自足咨老成朱侯金華英致身當盛明剖竹分郡符循政聞大廷夏侯善决疑為士須明經延壽尚德化禮義為干楨師古信有德汗簡流芳聲勗哉蹈貞軌以作吾邦榮

題曾才魯紫泉亭

鬱林奠南服發祥由地靈明時不愛寶寒泉著休徵瀠沸迸岩竇縈迴出林坰色比馬肝瑩光徹壺冰清邦人聚觀者奔走填周行孰知兆此秀迺屬芹宫英折桂入天府賔興造王庭得官雖未顯教鐸春風鳴甌閩道匪遥企望難為情至今餞别處猶以兹泉名

送康知縣之任安岳

丈夫抱才藝譬若囊中錐不遇盤與錯利器將焉施康

俟青雲彦敭歴非一時謁來綰銅章出守潼水湄隴雲接棧道暑雨驛騮嘶皇情重民瘼去去行勿遲

題芮知府敬亭山房

峩峩敬亭山山色含蒼翠兩水夾寒麓雙橋倚空際若人結幽居挹此清淑氣開軒納浮爽游目豁氛翳坐使靈臺明涵養成利器兩剖名郡符屢受民社寄每念居處崇深念生民瘁國爾竟忘家故廬何由至石田長莓苔茅屋羃蘿薜山靈問歸期白首功名遂

史館和侍講方先生韻二首

丹華散虛彩萬里流光清夜陪玉堂仙高論謁餘情維時當首夏神皋寒暑平著述豈其事纉纉蛙蚓鳴知心諒獨難不忝斯為榮終期繼先業即綴末簡名

闕

資訓堂

卜築松門裏地僻塵迹踈清溪走墟落列岫當庭除隨時事畊稼亦復尋樵漁此身既足資遺後將焉如宗祖有明訓聖哲垂典謨一飯三顧諟惕惕當自虞居富戒

不仁力學期去愚凜哉名堂義珍重為爾書

送羅以道御史歸省

商飈動西墅落葉辭庭柯時序易遷轉仰視鴻鴈過柏臺有名士感慨良已多一從服官箴日月如飛梭子職既久曠親髩諒已皤恩榮賜歸省秦淮發輕舸驄馬耀秋日繡衣明素波男兒能似此親樂當如何

送陳檢討子魯歸省

風生牛渚秋雨霽龍江曉白浪送歸舟青山閲飛鳥夫

君清時彥意氣何矯矯旅食金陵春久視玉堂草顧問每生輝論思足行道念彼慈闈親容髮日衰老陳辭謁聖明予告感玄造違離未必愁會晤豈為好推恩及存亡真足慰懷抱

題畫

嘅我行四方汗漫歲月深家山遠在望無由一登臨去時門前松偃蹇不及尋歸計眇未卜此松已成林草堂俯幽谷柴門掩遥岑何時解簪組永遂夙昔心

題黄侍中翠微書舍十解

環池皆名山山深積蒼翠長夏晴雪飛無雲亦陰翳一解

清秀日凝結鍾作人中英築廬玆山下藏修斂輝聲二解

韋編富五車牙籤盈萬軸嵐光入綺疏芸香繞林麓三解

屋頭有流水時作幽琴鳴掩卷欲細聽風移過前楹四解

獨有對面峰千歲色不改舉頭每見之心期良有在五解

端坐肆緗閱静心玩古今遥遥莘野志沉沉梁甫吟六解

時來不可止囊錐頴終脱決策當大廷魁名獨先奪七解

詞垣暨南宫終歲知幾遷致君堯舜上步武夔龍間解八
遂令四海人延頸望陶冶願比觸石雲崇朝雨天下解九
時序迅若箭勲業宜早修功成身退日歸伴赤松遊解十

送朱思平侍書歸省

風號江浦冬雁落秦淮曉有客將遠歸秣馬涉長道峩
峩天台山遥接蓬瀛島赤霞覆其巔祥光耀穹昊伊人
禀靈秀毓質鍾神造一舉擢巍科筮仕及年少待詔金
馬門侍書丹鳳沼三年瞬息過瞻雲介懐抱陳情達九

重歸輿入毫杪霜楓纈晴綺寒梅散冰縞交輝絢錦袍喜映慈容好

送陸伯瞻主事使朝鮮

皇明受天命海靜波不驚一統大無外萬國皆來庭聖人坐法宮端拱思穆清朝鮮古名國畏天慕儀刑仁賢遺德化禮義爲干楨至今數千載文獻猶足徵陸君漢臣裔儒林蚤蜚英星軺奉丹詔使節下青冥殊方固云遠王事式有程朔風襲重裘祖道列都城橐金豈足羨

專對夙所能相期聖化宣庶以承家聲

題薛孟式滄灣漁舍

榮名非夙願幽貞素所服沖懷絶外紛結廬滄江曲涼薫生密陰時雨漲新淥水煖鱖魚肥生涯一竿竹得魚不思鬻甕頭酒初熟擊鮮旋篘醇雅趣聊自足人生貴有適無爲浪奔逐咄此終吾身悠然矢弗告

五言律詩

和滕至剛韻兼簡頂玄極長老二首

落落星懸曉依依柏傲林文章千古事湖海十年心一别巴川遠重逢歳月深舊交誰在眼惟予寂知音

叢林清謦重湖海慣遨遊翠竹存吾道黄花映毳裘談玄風穴輩達理大顛流欲効留衣别容予入社不

南中道中口號

自入南中境愁容益以侵有懷常作夢無物不傷心月落闗河遠春來雨露深靈丘何處是遥望淚沾襟

早行

孤館驚殘漏登途竟若迷山形存隱約地勢失高低薄

曙欺殘月哀猿和旱雞忽聞飛瀑響已過石橋西

滴淚坡

危崖通絶磴枯木挂長蘿懷古夜郎道勞神滴淚坡陰

晴咫尺異冰雪澗溝多歲暮仍行役私情可奈何

送戚行人

萬里簪纓客三吳閥閱家少年登月窟今日泛星槎使

節翩翩影江梅處處花壯遊當盛世談笑賦皇華

和林嘉猷韻

自作西川客何曾浪出遊幸承恩命及不計路程脩鶴唳山村曉林空木葉秋眉山文熖在熂熂倚雲浮

敬和賜何通判韻

佐政當繁劇懷才際聖明賜詩雲翰重前席寵光生已勵鵾鵬志還聞冰蘖聲絃歌文化日好繼昔名卿

夏夜和鄭叔貞韻

虛堂無溽暑清氣入懷中故友三年別良宵一笑同薰

風来廣席明月上遥峰傾倒論心臆何須候過鴻

都昌丞洪宗傑秩滿邑民詣闕願留因陞縣令

憶過都昌道民風厚且淳蘇山明浦溆彭蠡枕城闉父老爭留霸朝廷許借恂二松哦且遍滿縣李桃春

送徐庭舒省親

太學游歌久慈親雪滿頭寸心常愛日千里趣歸舟把酒烏衣巷瞻雲白鷺洲上堂稱壽畢還㫆莫淹留

送王修蓬萊縣丞

聖朝崇政教學省足英才東魯推多士南山詠有臺買舟行濟瀆指日到蓬萊佐政有餘暇新詩取次裁

送晏助教改判徐州

王門曳裾久學省足優游聲名重拱壁去就輕浮漚論事竭丹悃着書成白頭移官得半刺道行復何求

贈祝少卿

仗策轅門日才猷着契丹是非天意在得失我心安寵極承新命時來復舊官佇看龍種盛色别似雲攢

送襄陽僧綱

鞍林馳譽久未許即幽棲禪學雖心解僧綱要力提承恩魏闕北歸路鹿門西去去襄陽道雲山望欲迷

送葉履道僉憲廣西

秉筆寓鑾坡相看鬢已皤神功勞紀述臬府聽揮呵百粵山川遠三台雨露多繡衣行部日桂嶺正嵯峨

七言古詩

送王仲脩還鄉

去年同發雙溪頭山川萬里屬壯遊鄱陽蕩漾一葉舟
巫峽瀲灧風濤秋艱險備嘗如浮漚賴子慰藉百不憂
朝連衽席夕共裯相看平步登瀛洲錦城自昔稱名州
岷峨萬疊瓊瑤浮草堂遺跡倚江流森森閟宫祠武侯
居人十萬烟火稠習俗多與東州侔徘徊不覺歲已周
人事稍洽情義投異鄉逢人可解愁況此情意相綢繆
胡為告别情悠悠飄然欲便歸故丘高堂有親七十優
倚門鶴髮風颼颼兩年不知甘旨羞子職一曠終身尤

余亦有家青岩畈石田茅屋柴門幽自從來作功名誤幾回欲往嗟無由今朝見子理歸艀心旌蕩蕩風中幬執手河梁泪未收願言速來為我儔願言速來為我儔

題南山讀書處卷

幘峯之山高插天扶輿磅礴溟海堧鍾靈擅秀青卓玉上拄日月褰雲烟若人結廬在山麓炯炯虛明夜生屋生來不喜弄綺紈架插鄴侯書萬軸青燈夜雨聲伊吾雞窻曉雪清光敷神交太古躐流俗尚友顏孟游唐虞

美人自昔多意氣折得蟾宮一枝桂共誇平步上皇州
回首故山渺何處渺何處在天台天台之境如蓬萊三
年馳驅走南北吁嗟舊隱生蒼苔
題豁武牧羝圖

繼志齋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繼志齋集卷四至六

詳校官編修臣曹城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録監生臣陸潮愈

繼志齋集卷四

明 王紳 撰

七言律詩

調絃江上夜坐

冠蓋相從覲九天扁舟孤下泊調絃月華散水金鎔冶霧氣横江練鎖川東望金華家咫尺西瞻錦里路三千此時無限相思意坐對江楓夜不眠

題延翠齋陳畊樂上清道士

十里煙蘿翠作堆道人家在石岩隈門涵碧落軒窻淨

席擁青冥圖畫開山雨欲来松竹潤嶺雲初去鶴猿猜

誰能分我數椽地一洗襟懷亦快哉

遊善法堂

我愛城南隱者家一泓流水碧桃花屋頭岩溜飛寒瀑

門外晴嵐接晚霞地僻四時無過客山暄二月摘新茶

嗟予擾擾勞行役直欲相從度歲華

贈進大道上人雲南

三年犇走厭紅塵偏愛山中道趣真月轉祇園天不夜花生淨域地常春講經有理懷支遁問難無窮忝許詢情事未伸天罔極幾思結杜𢬵良因

奉教和資中八景

重龍晴嵐

雨餘山水放清輝驚見輕嵐上翠微薄影漸因紅日淡餘氛猶逐白雲遲如綃漠漠籠僧寺似雨霏霏護石池底事往來岩壑上欲隨祥靄出明時

醮壇雲梯

仙家咫尺隔塵凡寂寞當年古石壇蒼蘚重封層磴足白雲深鎖石梯端眼前日月彈丸急脚底煙霞圖畫開欲訪安期問真訣置身此地杳冥間

官渡春波

憶惜當年此問津渡頭青草滿堤生行人日暮呼舟急稍子心諳蹴浪輕白石清泉明素志滄浪緑水濯塵纓因兹卻動西陵興幾度思鄉夢不成

珠江夜月

華月初生古渡頭冰輪出水未曾收行看尚覺光微動佇見方知影不流萬頃碧波明午夜一泓清水占先秋當時誰有坡仙趣釃酒臨江重倡酬

盤峯暮雨

薄暮蒼茫雨滿空閑簾已失眼前峰歸鴉翅重飛還止別墅雲迷淡又濃牧子荷蓑愁日暝羣蠻含帽不頭童荒村燈火沈沈靜衹聽招提遞遠鐘

漁汀晚照

欸乃歌聲酒力微蘆花汀上見斜暉囘光布彩隨流水返照依霞散古磯隱約漁燈猶未起蒼茫釣艇已先歸何當來作煙波侶共和漁汀晚照詩

靈岩泉韻

靈岩聳拔接孤岑中有幽泉冽且深崖嶂遠來稱石髓

闕

春滿川巴日正長龍橋麗色藹蒼茫江花擁雪舒晴白

堤柳拖金裊嫩黄漁浦水生横舴艋沙洲日暖睡鴛鴦

浩歌一曲無人和物候驚心謾慨慷

鴈塔秋聲

崚嶒鴈塔倚蒼空猶自支撑瓦礫叢前代人名摩滅盡
清秋天籟杳冥中芳聲寂寂消秋雨餘韻沈沈托候蟲
尚想慈恩舊遊處少陵遺興藹無窮

曲水流觴

輕寒輕暖日舒遲勝賞隨心是處宜澗水引来應自曲
羽觴流至不容辭山隂遺跡羲之往沂上風流點也知

不是君王文治洽誰將往事樂明時

鐵峯聳翠

安嶽名山號鐵峯層巒疊嶂聳重重雨過翠色排螺鈿雪後清姿見柏松奇秀堪為佳阜儷孤高獨讓岱山宗何時能着謝公屐来與山靈一笑逢

簡袁公弼

休政歸来席未温關中父老總能論鑑湖一曲終須賜陶逕孤松喜尚存夜雨簡編窮歲月春風蘭蕙長兒孫

閉廬僵臥家聲遠坐對岷峨雪滿門

丁丑除夜夢母舅養素先生

歳華慘淡月朦朧夢入家中千萬重一世死生勞想像五更長短見形容疑舟不繫應長往蕉鹿無憑莫再逢回首渭陽何處是城頭寒鼓起鼕鼕

挽安老先生二首

儒林祭酒魯靈光白首專門杜濫觴千古文章懸皎日一生徳業簡賢王玉樓作記神先往丹旐書名夜正長

喜有及門諸弟子肯令端木獨居場

又

晨星落落老儒宗佐政親藩道益崇車馬列陳稽古力君臣遭遇贊襄功訃聞當宁興長悼魄入佳城保令終莫嘆首邱歸未得二蘇遺塚汝城東

喜赦詩為憲臺諸公賦

丹鳳銜書下紫宸覃恩深喜及無垠肖翹共覩乾坤大枯朽齊沾雨露均文景規模真足繼成康德業已堪論

烏臺諸相心如水日對岷峨道氣新

和吳原頤喜雪韻

天皇昨夜駕雲車上苑璚林總散花石獸荒凉俄擁腫

茅簷垂凍互聱牙欲尋東剡王公棹難覓西湖處士家

賴有蘇公作司業酒錢頻與不須賒

和晏助教賜茵褥詩

文茵新賜制平寬坐比皐比輭更安自是皇家崇聖教

故令洪澤及儒官陽回孔席春先暖雪積程門書缺

莫嘆廣文官獨冷當思機杼女工難

送周大慶歸省

三月金陵花欲燃胡為歸興忽翩翩年來鶴髮久違養

春滿雲衢未着鞭雨過匡廬千嶂淨風輕彭蠡片帆懸

清秋桂子飄香日穩步蟾宫待子先

送王俊用監丞

東海名邦應上台紛紛人物總賢才範模自足儀多士

姓字相傳遍八垓日麗赤城斑袂舞雲横蒼嶺錦衣回

兒童不識先生面爭道朝中使客来

送劉宗上舍省親

輕暖輕寒三月春鶯啼花發總精神獨憐太學青年客能念髙堂白髮親鍾阜山前揚去旆嚴陵灘上識歸津此行取道桐君里不老仙方問異人

送王僉事復任之成都

日近瑶天雪乍融御溝氷解水溶溶豸冠久着風霜肅烏府重承雨露濃舟上瞿塘看灧澦春生錦里種芙蓉

蜀中童白諳名姓竹馬相迎喜再逢

和無為張真人見寄韻

當年躡屩上清中指點虚無問道宗幾共五更聽夜雨長懐一月坐春風身遊壁水功名薄目斷耆山譽望隆千里緘詩勞問訊詞源决峽勢何窮

學道多年覺有情幾思發軔繼周程一經蚤授慚韋相三策將陳愧董生暑雨論心龍虎地春風握手鳳凰城何當解綬東歸去再向玄都問舊盟

送陳信歸省

三年遊學寓金陵夜雨青燈萬里情雲起岷峨親在望雪消巴蜀水初生烏啼花落俱成恨水遠山長莫計程樂育君恩深似海促裝毋待斷機聲

再和張真人見寄韻二首

坐看日月走壺中久識虛無是本宗瑶草香生璚署雨巖花影動石壇風衣冠奕世名何遠印劍傳家譽自隆長憶耆山舊遊日仙岩高處興無窮

世故悠悠不動情致身偶爾入雲程談玄每遇青牛客
進諫徒懐白馬生鳴佩趨朝鍾阜月登臺吊古石頭城
自知家學慚司馬空負山中歲晏盟

題徐子明雅淡軒

蕭然一室僅環堵柏子銷時日過午古琴撫罷風滿簾
深杯邀得月當户往來問卜無白丁過從談論皆鴻生
俗態已忘世慮息雅淡中含太古情

題吳文質嵩陽雲樹

延平自昔佳山水聞説嵩陽景更竒溪樹蔵煙陰欲雨嶺雲出岫霽無時輞川寂寞今誰在盤谷幽深隱者宜一自承恩居帝里披圖猶起考磐思

七言絶句

題墨竹

湘江春暮雨霏霏舟泊黄陵酒力微夜半開蓬聲玉響天風吹下鳳凰飛

送稌東歸并示稊穛稔輩六首

象鼻原頭萬本松清陰周匝護新封也知世澤應鍾此

近歲多承雨露濃

青岩山下石溪頭草屋柴門事事幽但奉歡娛養慈母

榮名勢利不須求

百畝山田繞敝廬近年豐歉竟何如諸郎若肯勤畊種

甘旨時供定有餘

夜讀詩書朝出耕古人多此寄深情殷勤語汝諸兄弟

好盡彝倫學董生

五年滇蜀倦奔馳兩鬢蕭蕭𦍒亦𥟖宦業未成人漸老始知三十九年非

湖海淹留歲月深蕭條苦乏滿籯金傳家幸有遺經在遲汝重來共寸陰

題墨竹

瀟湘江上暮雲迷落日無人翠羽低艤棹黄陵廟前宿一蓬春雨鷓鴣啼

題小畫三首

青蘿山下松濤室幾度臨風憶舊遊今日畫圖看髩髴
淡雲踈木不勝秋
古樹森沈俯碧灣江花擁雪正湧湧海門潮落舟歸晚
鐵笛幾聲人倚闌
三月桃花浪蹴紅繫船晒網夕陽中賣魚買得潯陽酒
岩樹生陰坐晚風
龔給事家索菊
長安門外禁垣西公館幽深帯小蹊滿圃黄花誰占得

清香曾許我分携

題野航徐氏雙竹圖

翛然谷口碧琅玕影落澄波夜正寒獨倚野航人寂寂月華浮水度雙鸞

送漢陽安知州之任

太平不釣渭溪璜白首之官上漢陽鸚鵡洲中舊風月從今收拾到黄堂

題思萱堂

手種萱花近北堂慈親相對百憂忘年來太學遊歌久

一向春暉一斷腸

題畫梅

憶昔黄昏訪老逋小舟乘月渡西湖暗香浮動人聲寂

皓鶴飛來隻影孤

題墨竹三首

瀟湘江上暮春時舟泊黄陵思欲迷夜半忽驚風雨作

瀟瀟兩岸鷓鴣啼

子猷宅畔尋常見蔣詡門前次第栽山館日斜無俗客
清陰忽過短墻来
慨我居官歲月多每於紫陌聽鳴珂天風忽起王猷宅
彷彿朝回闕下過

寄韋同吉三絶句兼柬范叔龑

懐人萬里思悠悠清夢尋常到益州昨夜冥鴻將信至
開緘字字解予愁
五更踏月候朝鐘退食詞垣旭日紅金匱玉函披閱遍

從容無復舊時風

范郎辭翰儘堪誇五色卿雲遶彩霞不寄冷官王仲子封題徧到繡衣家

題李白小像

一自騎鯨去不回風流千古數雄才至今采石江頭月猶共長庚燭九垓

寄叔雍舍姪三首

百畝良田不間畦息耕亭畔曲江湄五年不踏江頭路

明月清風午夜思

長憶青岩舊草堂手栽松竹翠成行諸兒未了公私事

三逕年来想就荒

滿城風雨五更寒燈火趍朝夜未闌年少曾誇華晃貴

老來方覺布衣安

題夾梅竹

月白風清夜未央小窻人静漏偏長翩翩翠鳥来何處

隻影飛隨白鳳凰

題雪棹圖

萬頃頑雲撥不開山河大地總皚皚懷人夜出山陰遠

興盡何妨半路迴

繼志齋集卷四

繼志齋集卷五

明　王紳　撰

論

裴矩論

甚矣人心之不可以不正也以一己言之固吾身之本推而言之又國家天下之本也苟能守之以正則萬善出焉用之以邪則衆惡鍾焉堯舜桀紂顔曾盜跖同此心也同此理也而其所以不同者守之與而用之殊也

是故君子守此心而循此理信乎若四時之有常也昭乎若日月之明也確乎若金石之堅也萬鍾於我何所加鼎鑊於我何所屈於是以之立身則餓於首陽山而不以為困天下之人非之而不以為非以之事君則剖心為奴而不以為恨佯狂吞炭而不以為辱又豈有隨其所寓而施之者哉予怪裴矩當隋煬昏侈之君揣知其將有志於遠畧則撰西域圖記逢其志而說其征高麗以致殲三十萬之衆罷中國之民卒底於亡滅及仕

唐見太宗志在容受直言欲殺一貪吏則能面爭而以正規之時奚趨向之不同也夫何司馬温公猶謂其佞於隋而忠於唐非其性之有變也君惡聞其過則忠化為佞君樂聞直言則佞化為忠若然則吾之所守者在乎君而不在乎我矣是所謂蹇諤之風惟可施於明盛之時而諂諛之計乃行於昏亂之國遂使聖者愈聖愚者愈愚又何用夫扶傾持危拾遺補闕之職哉予嘗推矩之言其佞於隋者偽也其忠於唐者亦偽也彼時見

太宗英明睿斷非可以世故惑故假理義之説以中之亦猶向之逢煬帝也夫不可必遇者時也不可暫易者心之理也吾心既合於理時之遇與不遇又何恤哉令矩之心若下阪之丸遇嶔欹陂險之穴則隨而陷之遇平易坦蕩之道則歸於正其所守者為何如哉故其幸遇太宗而得一陳其盛説設使之終無所遇而終事煬帝則亦終其身而為狥彘之行以並於虞世基宇文化及之列矣又安得太宗之美譽乎此予所以嘆人心之

不可以不正也或謂百里奚之用於秦豫讓之死於智伯是亦遇歟曰不然彼顧其用與不用耳若矩者既已僭其爵而析其圭反進諂計以搆其禍又可同日而語乎哉

盤庚遷都論

古之善治天下者必謹於常情之所忽畧重於民情之所難違豈不以忽畧而不加察禍患之所由起難違而固欲違之民情之所由怨者乎中天下而立制四海之

民言出風從令行響應彼蠢蠢之氓微劣愚昧跧伏於草莽之下其心畏之若雷霆鬼神之不敢窺測尚敢揚眉出氣以吐所懷哉此常情之所忽而易者賢哲之君則謹而重之欲使之也若承大祭見其顛連也若身受痌瘝開其麗而輔其生匡其心而翼其性此其德澤入人之深歷數十世而不忘者也予讀盤庚三篇而知其德之所以盛者商之都耿圮壞已甚盤庚閔齊民日入于墊溺故欲遷于殷夫以天子之尊制人短長之命其

拯人於塗炭亦易易耳而大家巨族安土重遷反以浮言相扇彼盤庚者不以民不順已命為怨唯恐我之不順其情為憂丁寧告戒引咎自責不啻慈父之於愛子既敷陳其不遷之害能遷之利又且抑其非心導其善行用哀矜惻怛之意代捶楚斧鉞之刑其後民非不遷也而遷於人情之所順雖不能快愜一時心意其所以纘先業垂後緒者非此不足以中興六百年之業也而世之論者固以先王動民而民不懼勞民而民不怨以

病之嗚呼不亦求備之甚者矣

漢文帝論

予觀文帝恭儉仁慈可謂漢代之賢君矣然而獨闕於明斷何哉於絳侯周勃之事而深見焉夫勃鄙朴人也自高祖為沛令即以中涓起從觀其披甲荷戈攻守戰鬬積銖鏤之功至封為列侯而食邑萬户則其忠勤之志已見于高祖愛遇之誠與垂死之囑矣夫何瀕老而文帝以庸人之言遽疑其謀反至令下獄而侵辱於小

吏苟非薄后之言幾置於斧鑕所見何其淺哉予嘗考其先攻城破敵擁[缺]之勢者固不可勝數當高祖之疾也命勃以相國代樊噲而定燕及事未竟而高祖崩則勃之欲反豈非其時乎高祖之崩也惠帝呂后繼歿而諸呂亂勃以入據北軍而攻諸呂天下之勢皆歸於勃則勃之欲反又豈非其時乎勃於是時既無謀反之意乃為漢代社稷臣易少主而立文帝則其忠勤之志又祿於是矣而文帝又何疑哉然文帝之立勃之恩為

大以大恩之人而欲訊之以大罪仁德良虧焉雖然宗社之寄非輕而人心之微難托受天下之任固不得徇一人之恩而妨大事理之常也所可恨者獨闕於明斷耳昔太甲不義伊尹放之後太甲悔過而不疑成王幼冲周公相之三叔流言而成王不惑後漢昭帝以少孤而繼大位霍光為輔燕蓋上官譖之而昭帝能為之辨是三君者皆以稚童未練世故者也特中心有明繼斷然而文帝既不能效三君之為又獨不缺　婦人之志

吾不知其果何見耶昔蕭何樊噲建不拔之基業而高祖猶或繫治於獄或欲即斬軍中豈其習性而然歟賈誼所云流涕太息者當有為矣

漢元帝論

漢元帝時御史大夫缺羣臣皆舉馮野王行能第一上以問中書令石顯顯曰九卿無如野王者然野王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陛下度越衆賢私後宮親為三公上曰善吾不見是乃下詔嘉美野王廢而不用論者曰

君臣好譽而惡毁賢愚之通患也然則賢者恒志於大而不局於小愚者則急於小而忽於大其故何哉蓋大者難行而小者易致小者易辨而大者難明也是以蓋世非常之功恒出於聖賢有志之君而煦煦姑息之為乃見於委靡因循之主孰知行其大者而小者不求自至行其小者而大者為尤急哉余嘗較之避賢與退不

闕

其為君子乎公孫弘以老年為丞相封列侯食邑數百
户而躬為布被脱粟之飯武帝下詔褒其漢興以來股

肱在位身行儉約輕財重義未有若公孫弘者也後世不察遂從而稱之以為故事嗚呼君子自脩之道蓋亦盡其在我者而已何必區區求異以為高哉自昔君子莫過於周公孔子而周公位總宰定制度貴賤異等老幼異養文物粲然廢一不可孔子亦曰儉則固是儉者非聖人之中制也不得已而後為之耳今弘禄俸足以給貴齒足以享而甘減其口體雖至愚之人亦知為釣名而欺世也不然是周公孔子之言行不足法而儉乃

理之正歟何弘以老年極貴而自奉之薄也或曰弘自奉之薄蓋中心有所守不以富貴易其養故自處如布衣時耳初何求聞於人而謂釣名欺世哉曰事有任意徑行而自中於理者有用心模擬而不勉人之知者及其至也如見肺肝然若弘者可見矣曰自古聖賢多以菲薄自奉若禹為天子而卑宮室菲飲食而致力乎溝洫鬼神是亦過歟曰此蓋任意徑行而自中於理也夫禹豈直若是哉甚至過門不暇入娶妻産子而不及字

何則當是時也上受天子之命下濟生民之溺謀度計
畫且忘寢處豈以宮室妻子云乎哉是有故也若弘者
操數寸之闕管書盈尺之闕位遇承平之世守已
成之法以遵職而已未聞孜孜於聖賢之道成大功立
大業如禹之過門不暇入娶妻產子而不及字也乃獨
於布被脫粟之飯以自現此非用心模擬而不免人之
知者何耶曰當此之時既無洪水之害且藉世承平故
得安其爵位故將滅所奉以與故人賓客共之是亦仁

者之心也然其設心若此又豈用心摸擬之為哉曰仁者無偏愛而有汎愛之心茍謂弘推仁心以待故人賓客則在下者當無受其愛矣又安有殺主父偃徙董仲舒之謀哉於此益可見其心深忌而多詐夫心深忌多詐乃獨以菲薄徼譽又豈非孔子所謂索隱行怪者耶曰然則弘將不得為君子歟曰要之為聖人之道固未免無罪若以後之踵其位者儕之則弘尚為中人乎哉

田横論

士之事君能致其身而不吝其死者固難君之能得士而結其心者為尤難夫君臣之際勢甚殊而禮甚嚴也分甚踈而道甚異也於其間乃欲望之為股肱而致生死於一命茍非煦之以深仁懷之以至義其可強而為哉是故紂行暴虐而億兆之臣離心離德武王身履仁義而三千之臣皆同一心豈紂之臣稟性俱惡而武王之臣性皆忠歟盖亦顧上之遇何若而應之耳雖然豈盡然哉固有上遇之如父子至親而下懷二心者比比

而是若漢之韓王信彭越黥布盧綰陳狶者其人歟此予所謂為臣而致其身固難君之能得士而結其心為尤難也秦失其政天下豪傑並起百姓紛趨惟勢利是尚朝受深恩而暮懷背叛晨立盟誓而夕歸權勢若風翻雲合無所定向者何限惟田横兄弟起齊宗室間繼立為王及其敗也遂率其徒五百人居海島中高祖即位聞而名之再四始至既至復自剄二客從之者亦隨而自剄五百人聞之亦皆自剄嗚呼何施而臻此歟夫

五百人之生也具五百人之性聲音笑貌莫能同飲食嗜欲莫能同而就死之心乃同豈人之常情實惡生而樂死哉豈其勢廹而威促之哉蓋出於其心之所感也夫許人以物尚或靳而不與今廼捐軀以與人則夫横之所以致於五百人者為何如而五百人之所以報横者又何如哉當秦之世借父耰鋤而矜德色母取箕帚而致誶語甚至子弑其君者有之而五百人者未聞有卓立瓌竒之行名藩巨鎮之寄乃能若是其視夫韓彭

輩沐深恩而成大逆者可同日而語耶雖然橫以困窮

率五百人遁去而五百人皆能死之借使橫得位而宰

羣臣其能下武王之三千耶由是論之五百人之死橫

也固難而橫能致五百人之死爲尤難雖然君臣之相

感如此固宜有天下而卒不有者其亦命也夫

陸贄論

智足以窮天下之變故而不能保其言之必用德足以

動主之敬慕而不能信其道之必行其故何哉蓋在我

者我可得而致其力在於天者雖聖賢不能違天而強取況君子乎當周之季王道湮微列國諸侯爭雄競利以取強弱於反掌天下之民嗷嗷望治者亦久且衆矣時若以孔孟之賢假之以輔相之位立伊周之績易易耳夫何天未厭亂竟使其栖栖焉皇皇焉遯跡於魯衛齊梁之間有見其儀刑而樂告之政事者有欲以中國而授之室者然卒無所遇豈其智不足而德不周歟梏於天而莫之能為也每嘆李唐屢經女主之禍三光

已晦而復明宗社既危而再安至德宗之時亦已極矣夫豈無撥亂反正之才出於其間以應世用哉蓋在有才而不能用用之而不盡其才也嘗考陸贄以聖賢之學經濟之具據忠推誠蹇蹇諤諤當國步艱擾之時君臣否隔之日於天下之事無不知知無不言言無不當使德宗能盡聽之則奉天之幸未必見而興元之奔必不舉矣雖然贄之職歷近侍而大拜矣位非疎遠也贄之言施之於事而參密謀矣計非全不用也觀其論李

萬榮要君逐帥不當授以節鉞所以正亂世之綱常辯李楚林棄逆從順不可秉機詐取所以安天下之反側奉天罪己之詔則唯恐其言之不切而行之不果慮藩鎮之跋扈則力諫以推誠待人誠國家之蓍龜救時之藥石也故德宗雖甚猜疑至於理到之言不容不服孔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巽與之言能無恱乎繹之為貴及考薦李巽於前業已許而更用者迺在辟戾之裴延齡論臺省舉吏章已上而蒙嘉納矣卒格

而不行於是知夫德宗用其一二者非誠心素志也外則廹於𩐈𥓓而贅之言克中於事情内則秉彛好德之心人所同然而贅之賢簡在人心者非一日也其後大慾既除而怠心漸恣私慾已熾而良心鮮終於是平昔施之於人者稍稍見加矣孔子又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是故醴酒不設非有大故而識者已知為髡鉗之漸贅不接淅而行猶徘徊顧眄兾其庶幾乎改故卒及於辱於是陽城之諫雖切而忠州之

行已決矣且唐之稱賢相者若房杜之功業魏徵之諫爭姚宋張韓之政事不惟無其人求其學術之懿識見之正唯贄一人而已庶幾董仲舒賈誼之徒歟而其見於事功者僅如此豈非天哉故世之論者謂其能順天而揆事獨不能順天而處已豈過情也哉

序

遜志齋藁序

天之生斯民也又必生聖賢為之依歸以裁其有餘以

補其不足必使闇者資之明懦者藉之强然後天地位而萬物育也然而伊周孔孟之徒不世出者非天之惡生聖賢也盖聖賢者靈和純粹之氣之所鍾實未易逢也苟生矣則將行道於當世垂訓於方來雖其一身之微其功已被萬世之遠矣夫萬世之後有讀伊周孔孟之書而慕效之者可不謂之豪傑之士乎雖然聖賢任道之心雖一而行道之勢則不同伊尹周公得志而見於功業孔子孟子不得時而托於空言其事雖殊要其

歸則一也後之學者不察其心而離為二端專功業者則詆立言者為空文務立言者則謂必藉是以明道傳襲之久而弊愈甚嗚呼世有不惑於衆人而致力行之功者其殆有志於聖賢者歟天台方君正學負精純之資脩端潔之行考其學術皆非流俗所可及其言功業則以伊周為凖語道德則以孔孟為宗會其通而不泥於一志乎大而不局於小實有志於聖賢者也嗟乎聖賢之不作久矣斯道之微若晨星之在太空光彩不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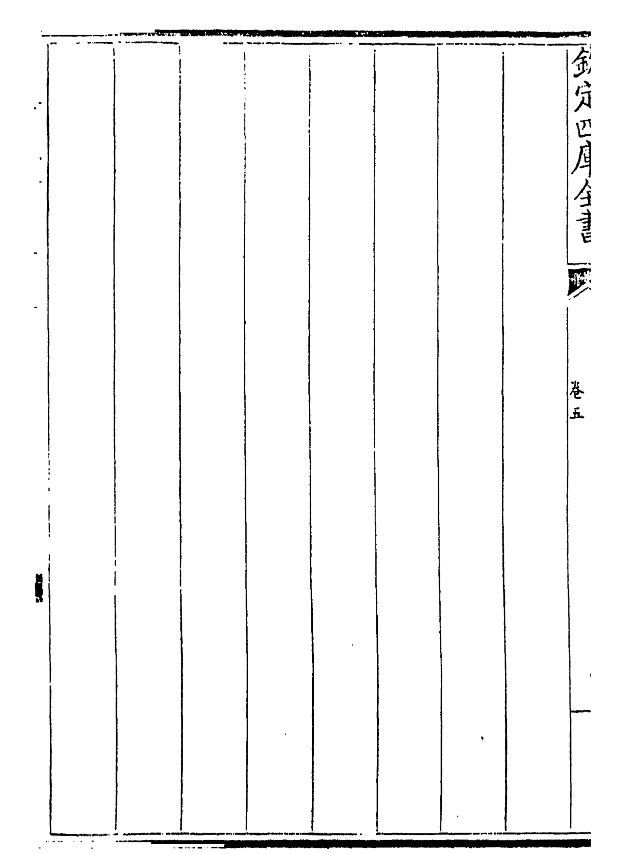
者數千百年至宋諸大儒出始續其不傳之緒而繼之然後學者有所宗師今去宋又二三百年矣斯道之晦亦久矣天之閔斯民而望後人者亦甚矣方君以出類之才如此其意必有在矣而君又烏可自不力也紳不敏幸忝同門之列於君之志切有與聞焉故特著其說於文藁之首

聽琴詩序

今人所以不及於古者非天之降才不同也為之防範

者闕其具為之導養者失其宜外之則靡然承習不知所以立内之則佁然放肆不知所以檢由是去古愈遠而人才愈降也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是則樂之所以防範導養而能納人於中和之地者尚矣故禮記亦曰君子無故不去琴瑟而琴者非君子之所當用心者乎天台章氏仝吉精於琴嘗挾所能至蜀蜀之士子類從而習之甲戌季夏遜志方公與客坐於禮賢館坐席初定明月徐升仝吉歷階而上布几焚香援琴皷

之連及三終薫風南来天籟逸發恍乎羲黄不知其為遠虞夏不知其為古而周情孔思並陳疊奏忘其出於數千載之上也嗚呼古人往矣不得而見之矣尚於斯而有徵焉則夫琴者豈非君子之所當用心者乎予方病夫人性之偏而不能慮過而不能防遂致終為失德之歸令聞遺音之有在實足以蕩滌邪穢流通精神矣是闕



必中節及承教旨有所述作尤研精覃思必歸於正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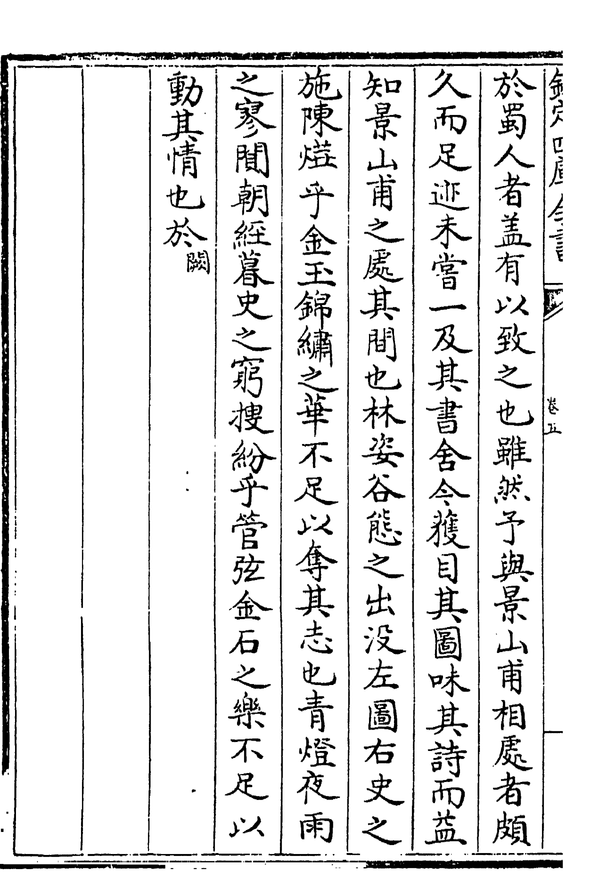
感知遇之深視義理之精微性命之玄奥知無不言言

後已若先生者可謂間世之英才士林之宗工矣然其道豈止於一身哉廼邦國之華也紳也辱先生之知最深且久於其還也士友咸賦詩為餞故紳特明其志述其學而為之序云

盤石書舍詩序

自昔名賢君子所以道成德就者必鍾夫山川之氣以生又必有蔵脩養晦之所而造其業蓋不清淑以孕秀則無以資其性之靈不有其所則無以凝其性之定此

理之自然也惟蜀之山川竒峻甲天下故往往産名賢出巨公為天下後世之所景慕若漢之揚子雲司馬長卿宋之張敬夫二范三蘇魏了翁則其人也自予游蜀者凡三載每遇佳勝之境必徘徊顧眄挹其景而想其人切意夫氣運之流於穹壤者無窮期而清淑之鍾於人者又豈獨嗇於今哉未幾臨邛張景山甫以盤石書舍詩文見示皆一時名人髦士之所述作乃知景山甫之所以司教百里而造就多士與其吟詠講説可以表


於蜀人者盖有以致之也雖然予與景山甫相處者頗久而足迹未嘗一及其書舍今獲目其圖味其詩而益知景山甫之處其間也林姿谷態之出没左圖右史之施陳煜乎金玉錦繡之華不足以奪其志也青燈夜雨之寥閴朝經暮史之窮搜紛乎管弦金石之樂不足以動其情也於闕

聞君子之於仕也不以位之崇卑為意而以道之行否為憂其道行矣抱關擊柝又何為媿道之不行位加卿相秪益累焉是以孔子大聖嘗為乘田委吏亦曰牛羊茁壯會計當而已矣豈有他哉故其言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其是之謂乎今仲廣居出納之職行出納之事稱

其職盡其事則君親之恩由此以報幼學之志由此以
行况衡州既為時齊宦游之邦而司倉又若聖人所歴
之任仲廣行矣訪遺老以思紹於家聲素其位以求於
斯道如是足矣否則非吾之所望也仲廣臨别來徵言
因舉平昔之情與今日期望之意以為序

素牡丹詩序

上清宫道士鄧如如自其師祖芝山俞煉師植牡丹一
本於所居三華院至癸酉春花始盛開其質雪白而玉

潤人頗駭觀之凡能言者遂為歌詩以侈美其事既成卷而未有為之序者會予過山中如如稽首請予文以弁其端嗟乎凡物之賦形於兩間者其妍蚩纖巨固不同至於人之好之惡之顧在所遇何如耳使其托迹於仙宮梵宇名園勝圃者雖一卉一芥之微自足以聳人之玩好苟其生於田家野落縱有異萼奇葩殊芳絶質亦無為之意者矣若茲花者其然乎雖然世之論牡丹者若姚黄若魏紫若壽安輩亡慮百十種見之於詩人

品題著之於名士之花譜莫不誇侈其艶冶魁偉耳及求若此花之娟潔者又何闕

以其父執中先生與先公有舊且為製烈婦傳及修元史而先公又司筆削之柄契誼為最深因請文以繼其後嗚呼若上人者可謂善於繼述顯揚者矣紳聞大雄氏之書有報恩等篇其説固可得而求之矣上人既已得之於彼又復求之於此益見其孝思無窮也韓子有言莫為之後雖盛而不傳其上人之志矣嗚呼若烈婦者豈待文辭而後傳哉

送景山張先生赴京序

予讀歐陽文忠公榮鄉亭記知昔蜀之郡縣胥吏不喜儒士每見輙為其毀辱構陷以故人不樂業儒亦不急於仕祿甚有志者不過習訓詁歌詩以自養而已未嘗不歎其習俗之鄙陋而士氣之委靡也士生其時處其鄉能拔擢奮勵以自見者其亦得十一於千百哉今去其時未久餘風遺習豈無存者顧在作興之方與自立之志何如耳臨卭景山甫張先生蜀產也自其少時慷

慨有立志習詩書六藝之文即圖為世用後催元季兵興浮沈里閈以保全性命者五十年國朝文運開始日以求賢為務遂應有司之辟入成都為司訓居職九載所教弟子多所成就邑人稱之迄今考滿將赴天官敘績而景山甫之顛髮亦已種種矣或謂景山甫習蜀土之俗近納祿之年且負痼疾必將乞骸骨而歸故鄉曝茅簷涼竹簞以樂夫崦嵫之境設使之任職臺閣寄牧州郡必非其志矣予謂不然昔馬周以晚年而見遇汲黯

以多病而卧治况當盛明之時為士者孰不欲竭心展力以希尺寸之功而圖芳於竹帛尚何有習俗之移人乎吾知景山甫且將推其所有以自效庶幾不負平昔之志異日年益高而業益成致政以歸指某丘某水之舊遊盤桓桑梓以保夫天年使人稱其生為鄉文人没為鄉先生則豈非景山甫之志願哉予與景山甫游且相知故本其心為言以贈之而并以廣或人之所見

劉大有詩集序

夫詩者主乎理而發乎情性者也天下之理無窮而人之情性不一為能不失於理而得乎情性之正斯足以言詩矣何必鈎奇衒怪如牛鬼蛇神之不可以狀詰屈聱牙若殷槃周誥之不可以意求者乃謂之詩哉嘗聞嚴滄浪論詩體者五十有六有以世代為一體者有以年歳為一體者有以地里為一體者有以一人為一體者何其屑屑之多體哉殊不知造化之理無窮而文章亦為之無窮譬之聲音笑貌人人不能皆同獨言語

可以强同乎哉是故淵明天性冲曠而得於渾然東野
厄於困窮而得於寒苦政自各類其人夫何世之談論
者往往欲缺體或謂體備諸家是猶刻舟而求劍俯
地而捉影愈勞而愈遠矣抑不知諸家之體其能外三
百篇而出於六義者乎苟其不然曷亦宗三百篇本六
義而出入於諸家之為愈予有見於此者久矣而未遇
知己者為之道也丙子之春予邂逅劉大有於滇陽一
見握手歡若平生未幾出其平日所作詩數百篇見示

予閲之累日見其犖犖有竒氣而凡措辭命意皆不茍誠作者也間嘗與之論議詩之為道大有益以予言為然因徵文以序其首簡時予以情事未伸心志欝欝若醒人故諾之而未及為暨還成都追思故人遠不可及且以前言之不可食也故舉予與大有所嘗論者以為序大有其終以予言為然耶

玉壺詩集序

世稱司馬子長好游故其文有竒氣夫游烏足以資乎

文哉良以山川清淑之氣經之於目即會之於心會之於心即形之於言所以言必瓌偉而雄麗也盖人之質性厚矣問學富矣其得諸内者至矣必藉夫游覽之勝以資其外然後吾之氣内外交養者有其素於是縱横上下大小長短輕重疾徐惟吾之所欲言矣豈特如其所欲哉雖吾亦不自知其所以也如是而有不奇者幾希古之詩人其作者歷歷可數然未必皆出於此其得於此者若淵明之嘯傲物表子美之經歷艱關太白之游

情世外可勝紀哉金華至剛滕先生結廬玉壺山中讀書積學不務外馳自其少時喜放懷於山水袖擕青囊書薄遊遠近與人談論甚懽洽而又未嘗泥於其術間有所得即發於詩歌跌宕為可喜如此浮沈者五六十年迄今用薦者出為郡庠弟子師所教多成就今年以校文徵又蹴錢塘遡淮泗歷大梁絶黄河覽華嶽之崇高閲闗輔之雄壯登棧道入益門而抵巴蜀挹岷峨之秀俯大江之流故其所得益多所出益富予評其作若

春空層雲變幻百出秋漢飛隼動輙如意非得諸內而資于外者能乎予病夫不能詩者久矣今得先生之什觀之若酲者之噈氷雪精爽為之開豁况居同一郡而胥會於萬里者乎緣序先生之所得使讀者知有自焉

范氏族譜序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幾希者以其有尊祖敬宗之心知親疏長幼之序守禮義仁愛之節也春秋祭祀思其所本骨肉隆睦思其所親倫理不失由乎天性人之道也

然而世人莫不知之亦莫不欲行之夫何見其能暫而不能致久見其能久而不能及遠高曾以上祖妣之名或不知也緦免以外尊卑之秩或不辨也如此而望其盡乎人道不猶捨隄防而求瀦水之渟滀不散有是理乎是故先王制為軌俗防範之具設小史之官為世本之書至漢有鄧氏官譜應劭氏族篇宋何承天姓苑唐貞觀氏族志元和姓纂路敬淳姓畧柳冲族姓系録及諸書既廢而世之欲論氏族別婚姻厚風俗扶世教而

族譜所由興也嗚呼士之有志於古而欲惇禮義者捨族譜何求焉華陽范氏之族乃宋蜀公鎮之裔自蜀公而下至十世孫煥卿歷歷可攷也煥卿之子彦良益恭謹父子纂述而成其書於是數百年之文獻十餘葉之衣冠近而父子至親遠而疏遠末屬藹乎見于方冊之中矣昔程正公謂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心不忘本須明譜系其信然矣且夫人之譜固然而為賢者之後又有其說也是故因其譜以思乎祖思乎

祖而景其德則顯揚繼述之志與孝弟惇篤之行其不相感而相生者乎吾聞蜀公在熙寧間其剛毅果決之氣正大公忠之心雖使之亘天地而不磨可也故世之志士仁人聞其風者猶且慕之况為其子孫者乎此范氏之譜所以與衆異也嗚呼尊其尊而親其親吾讀斯譜而有望於焕卿之賢父子矣

楊宗彝詩集序

丙子之春予以情事未申將抵南詔道經于普安適宗

彛楊先生過予於官舍宗彛會稽人也與予為鄰郡然而宦遊四方者二十年予又迫於駃稚故未之識及予入蜀始稔聞其名今復胥會於萬里外遂握手歡如平生繼出其所著貴竹稾為示予讀之累日愛其音韻沈雄體裁嚴正流麗而不至於放平實而不失於俚殆有古作者之風焉故自其平生出處歷履感遇悲喜一發于詩以寓其志且請予序其端嗚呼夫詩豈易言哉自三百篇而下歷漢魏晉宋以来至於唐於五代於宋元

作者不可以數計而以之名家者百不一二焉何則葢工於辭者每戾於理而得於理者必嗇於辭况又因之以世運之隆汚氣習之衰盛格製之變易而態故百出無復古人之遺意矣此世之談詩者各拘於所溺之偏人或詰之則必指古人以自誣且曰吾學某者也嗚呼是猶學射於逄蒙而用其故鏃習醫於扁鵲而竊其遺方所謂得其末而遺其本若此者是可以言詩乎哉予患乎此者久矣今觀宗彝之作固足以一洗盲瞽之病

弟恨世之知宗彛者尚少而予言未足以取信於人也雖然任恭惠公有言石韞玉而山輝水含珠而川媚若宗彛之詩豈終泯者耶世有采歌詩以備盛朝之風雅者尚因予言而有得矣

贈鄒公瑾序

木之養厚者發必豐水之流沛者源必逺千尋之材可以就繩墨而充棟梁者必其資雨露之深而埴土地之廣也溟瀚之水盪日月而含雲煙者必其納百川之流

而居卑下之地也君子學以至其道者豈外是哉夫君子莫不與人同者顱圓趾方目視而耳聽飢食而渴飲殊不異於途人而途人者羣羣焉草木之生泛泛焉浮漚之沒其生其死初不為之重輕也而君子者以七尺之軀欲配兩儀而三之人君至尊也吾思致之為堯舜萬民至衆也匹夫失所若已不得辭其責者聖賢遠矣其道之在已若躬承其重焉夫如是非其妄也天之命於人者無不備而人之受于天者無不周也君子知

夫道之當如是也故雖厄于陳畏于匡而孔子不以為憂不遇於齊毁於臧倉而孟子不以為歉彼豈不欲自安哉誠以吾分内之事有不盡則媿于天矣有媿于天者多則與途人等矣此君子所以貴於學而學必期至於道也雖然自洒掃應對等而上之至於窮理盡性無非學也學焉無不至也所謂養之厚而流之沛也若夫剽竊以為功而不尋其本涉獵以為美而不究其源不猶樗櫟之質用之不足以勝斧斤涔蹄之蓄朝滿而不

夕除者幾希歐鄉鄒公瑾氏以簪纓故家且少聞庭訓其志篤其才敏自弱冠即知所當學然而不安於小成歲甲戌予胥會於古渝與之論議落落可喜自是凡三會會必握手劇談而知其所學益以進今年春來遊於成都成都士皆願交之留三月告歸衆咸作詩以為餞予與公瑾交也久故特本諸君子之所當學者以相勉

素行齋詩序

所貴乎君子者以其心有所守而不役於物也心不役

於物則加之富貴而不以為喜困之以貧賤而不以為憂處之患難而不以為懼居之蠻荒而不以為恥蓋其自待者重而外物舉不足以累之也是故箕子封朝鮮而化行於邦國孔子厄于陳畏于匡而絃歌不休顏子簞瓢屢空而不改其樂孟子加齊之卿相而不動其心彼聖賢者以為天之所賦我者健順五常之性而已所謂命也遵吾命而行其於禍福窮達之及於躬者不啻贅疣之附身蔦蘿之依木皆為身外之物烏能動其中

哉故傳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顧乎其外也嗚呼非有志於道者奚足以語此哉畨易朱可璵氏疏通而特達蚤游湖海間困悴無遇不以爲憂也及壯至蜀廼以才自見賢王聞而名之俾授句讀于武臣之子弟且日與諸師講説史傳而其心不以爲慊也甞扁其居齋曰素行時之名公髦士或爲文或爲詩以紀詠之可璵屬余序其首余惟世之所患者在乎居卑賤而慕高大處崇極而志汚下慕高大者必致於患得志汚下者未免於

患失患得患失之心交於中而素行之實喪矣今可與歴窮通遇險夷一致如此其得諸素行者可知矣予故復要之以聖賢之道而告之抑余方志於自守而力有所未至者可與尚能以其所得者復以語我乎哉

鴈塔棲雲詩序

浙左七郡惟睦多山川睦之分陽有山曰鴈塔鍾一邑之秀當其重巒疊嶂攢峰峭壁喬峙掩映于左右而鴈塔獨歸然據其中用是人多樂玩而即之山之麓方氏

世居馬方氏為邑之衣冠望族自宋元以来多以科第致顯庸有號菊隱者兄弟聯第為名進士至其從曽孫文字用中自㓜以俊秀選入邑庠為弟子員嘗於其家闢室以為藏修之所因扁曰鴈塔棲雲士大夫多為記述之者後業成貢于南宫復入胄監未幾朝廷遴選練達通明之才行御史事俾稽覈天下百司之案牘用中以選得四川藩閫諸司逾年事集而歸人皆道其能予時佐教成都知之為詳及予以薦者名授國子博士用

中因持卷求文以弁其端予雖不目擊鴈塔之勝然記往年舟經郡下嘗顧瞻其林姿谷態猶髣髴于中也夫雲雖觸石而生膚寸而起及其至也氤氲靉靆不崇朝而雨於天下其功誠大矣然而君子幼學壯行者庶將以成已而成物也不其若雲乎昔用中讀書鴈塔下見雲之來棲豈不曰是雲有澤物之功而常依于我我欲力學致用處於雲之下其可以不如雲乎今既出仕于朝則又豈不曰昔雲棲於鴈塔者無定形而吾身之居

于鴈塔者無定跡 缺 焉吾身奔走于外而雲常往来于前是吾身雖不在鴈塔而吾心未嘗不因雲而興懷于鴈塔也嗟乎үй用中之所以善託物引意用志於高遠且將行其所學以及物也歟若夫鴈塔之奇偉棲雲之變態已見於諸公之述作者玆不復道

送鄭叔貞序

洪武丁巳先師太史宋公致政家居于蘿山紳始弱冠以契家子獲執汛掃役于公門公不鄙汲引而誨之每

賔客散後列弟子坐松濤室下歴數古今作者必曰吾於交友所見惟爾父一人而門人輩獨希直而已希直即今侍講正學方先生也紳時騃稚未知所云而識者知公之言為至論後二年公卒于蜀先生東歸天台旋出教授漢中今天子即位首召入翰林而名益著聞天下是時登先生之門者雖甚衆有若鄭君叔貞者先生里中子也資禀清粹力學好古為文辭如春空層雲變態百出如秋江長濤渺瀁無窮非其才氣之贍固不至

此然叔貞雖不事表襮而其聲譽已藹乎縉紳間今年叔貞侍先生入京居數月念定省之職久曠慹然興懷促裝將還故里紳方以名命至相與周旋者信宿將別因為言曰夫天下之物成之難者器必大器之大者用必博萬斛之舟非尋丈之材一日之功所能為惟夫材良功就而成器也則必以之駕於長江巨海之上驚飈複浪之中而利濟之功大矣君子之為學豈異是哉是故極天下之書無不讀盡天下之理無不明蘊諸躬者

極其備養諸内者極其充於是以之齊家則家齊以之治國而國治以之平天下而天下平其設施布置豈庸人俗子所能窺測哉昔范文正公修學於泰山已有當世之志及出而用皆能行其志者闕

繼志齋集卷五